

香港

奇案实录

■ (香港) 燕 青

海峡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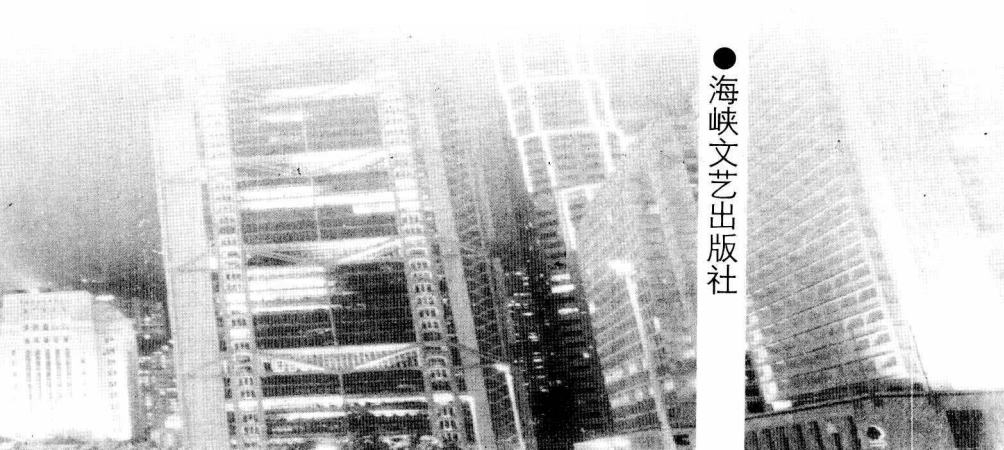
XIANGGANG
QIANSHILU

香港

奇案实录

■ (香港) 燕青

●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港奇案实录/燕青.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80640-487-2

I. 香… II. 燕…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6519 号

香港奇案实录

(香港) 燕青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 365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9.75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487-2

I·350 定价: 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红牌舞女	(1)
少女陷阱	(12)
异国情鸳	(24)
旧侣重逢	(33)
红杏出墙	(44)
滥赌警探	(58)
哀乐中年	(67)
人间贱丈夫	(76)
床底的秘密	(86)
郎心如铁	(112)
“醉猫林”之死	(123)
生死情仇	(137)
钱银女人	(148)
禁果·苦果	(155)

血光之灾	(165)
血泪双尸	(173)
十年牢狱	(181)
双刀女郎	(199)
银行劫案	(203)
希尔顿酒店谋杀案	(215)
黄绿医生	(221)
血与烈焰	(234)
辣手红颜	(241)
扑朔迷离	(252)
天理何在	(259)
芳魂已渺	(270)
女人的诱惑	(287)
慈母吧女	(297)

红牌舞女

何燕妮是个十八岁的车衣女工，样貌娟好，厂里有几个男工在追求她，她都不屑一顾，因为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位白马王子。

这位白马王子是个正在黄竹坑警校受训的学员，叫卢荣胜。他长得高大威猛，仪表出众，温柔体贴。何燕妮的一片少女芳心，已经紧紧地系在他的身上了。

遇到卢荣胜放假的时候，何燕妮便和他到处游玩，饮茶看戏和在情人路上散步，这些节目是少不了的。有时为了迁就卢荣胜的假期，何燕妮便向工厂请假，损失了工资和勤工奖金，也在所不惜。

时间过得很快，卢荣胜已经受训完毕，被派到荃湾警署工作。

有一天，卢荣胜休假，约何燕妮到公寓里去幽会。欢愉过后，何燕妮告诉卢荣胜，她已怀了他的骨肉。卢荣胜听说自己就快要做父亲，既惊且喜。于是，匆匆地摆了几桌酒，和何燕妮结为夫妇。

何燕妮待产期间，不能再去工厂上班。后来，她产下一个儿子，再过两年又再生了个女儿。为了照顾儿女，何燕妮只好留在家做全职主妇。一家四口，乐也融融。

卢荣胜虽然以一份警员薪金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十分吃力，但看到这一对小宝贝，天真活泼，心里也很安慰。

转瞬间便过了几年，葵涌新警署成立，从各警署抽调大批人手，卢荣胜也被调往葵涌新警署工作，并且由警员升级为 CID。

卢荣胜升级以后，生活便不像做警员那么刻板。因为警员要按时上班出巡，而 CID 除了被派特别任务之外，值勤时间有很大弹性。

由于同事间有人喜欢赌马，卢荣胜也受到影响，有时他也会去帮衬外围赌马。如果说：“祸兮福所倚”，这句话用在卢荣胜身上，就最贴切不过了。因为他中了一条仔 Q，突然间发了横财。

教卢荣胜赌马的同事，便叫他请客吃饭，酒饱饭足之后，还怂恿他去夜总会，见见世面。袋里有钱，带着几分醉意，卢荣胜便和几个同事进夜总会去消遣。

看到这些千娇百媚的舞女，和自己家里的那个蓬头垢面的老婆比较起来，当然有天壤之别。

那些舞女，摸到卢荣胜他们腰间有枪，便知道他们是阿 SIR，挨身挨势地特别显得亲热。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卢荣胜又怎能抵受得起？

这晚，卢荣胜便带了个舞女到公寓去。由于往日常会出夜更，整晚不回家，何燕妮也不为意。

卢荣胜带到公寓里的舞女叫玫瑰。玫瑰虽然不算得很漂亮，身段却很动人，尤其是那股热情的劲度，真的可以把男人燃烧起来。

她知道卢荣胜是个阿 SIR，就更加用心。和玫瑰的鱼龙衍曼比起来，老婆简直就像冰冷的死鱼。

尝到甜头之后，卢荣胜回味无穷，心里时常想着再享受这种滋味。

下个星期，恰好遇到另一个同事中了马，礼尚往来也请卢荣胜到夜总会里喝酒庆祝。

这晚，卢荣胜选中了一个叫兰丝的舞女，把她带往公寓。兰丝的脸孔很漂亮，身段娇小玲珑，倚在高大的卢荣胜身旁，就好像小鸟依人一样。

卢荣胜和兰丝燕好时，兰丝婉转娇啼，若不胜情，很能满足他的英雄气概，让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尽兴之后，兰丝像只温柔的波斯猫一样，躺在卢荣胜的怀里睡觉。

卢荣胜对于欢场已经上了瘾，稍有空闲便和两三个同僚到夜总会喝酒。夜总会的人知道他们是阿 SIR，结账时当然有许多优惠。舞女坐台时，对于阿 SIR 也是奉迎备至。

花不迷人人人自迷，卢荣胜自从在夜总会里尝到甜头之后，便已着迷了。遇到晚上不须值班时，他那双脚自然而然地便会踏进夜总会门内那条长长的红地毯上，耳畔听到站在进口处，那些穿着开高叉长旗袍的公关小姐娇声高呼：“卢 SIR，欢迎光临。”就像是最美妙的音乐。

卢荣胜有时和同事同去，有时没有伴，便做独行侠。一边喝酒，一边温香软玉抱满怀，简直是赏心乐事。

在这种灯红酒绿的销金窝里，虽然有着许多优惠，但替舞女买钟点出街和带上别墅须支付的费用，也是个不小的数目。

于是，他交给老婆做家务的钱越来越少了。何燕妮追问原因，卢荣胜便大发脾气，有时还一连几天不回家。何燕妮对他没有办法，终日以泪洗脸。

还好她有一门车衣的技能，得到旧日工厂同事的照顾，拿些衣服回家里车，赚取些少工资补贴家用。

有一晚，卢荣胜从夜总会里出来，看到门前有人争吵，便好奇地走过去观看。

他看到两个男人执着一个女人的衣襟，大骂她昨晚“放飞

机”。卢荣胜已在夜总会混熟了，懂得“放飞机”是什么意思。就是舞女答应和客人去欢好，收了钱之后一去如黄鹤，却不履行义务。

卢荣胜定睛一看，那个女人是夜总会里的红牌舞女芝芝。芝芝曾坐过卢荣胜的台，但她很红，几乎每晚都有街钟，所以卢荣胜和她，还没有机会会有肌肤之亲。

芝芝一眼看见卢荣胜，便高呼：“卢 SIR 救命！”卢荣胜走上前去表露身份，对那两个男人说：“你们之间，如果有什么纠纷，到差馆再说吧！”

那两个男子看到卢荣胜外衣底下的短枪和手铐，便知道他是警探。他们不愿招惹麻烦，便放开芝芝，说道：“只是一场误会，我们不想追究了！”

那两个男人自愿息事宁人，匆忙离去。芝芝也知道这件事自己理亏，当然不敢继续纠缠。她看到卢荣胜只要显露一下身份，便可以替她解围，心里蓦地有个主意。

芝芝在夜总会里，由于颇有几分姿色，也算得是个走红的舞女。惟是在客人和舞女群中，她是出了名的“臭马”，往往骗客人替她买了出街钟，便借口身体突然不适或者家中有事，把客人放了飞机。

芝芝心高气傲，在舞女同伴中人缘极坏，甚至常常出口伤人。她也喜欢赌博，却又赌运不佳，时常去澳门或光顾地下赌档，往往输得不名一文，还欠下贵利。和其他舞女打麻雀牌，也常欠数不还。

她自知满身牙齿痕，这次遇到卢荣胜替她出头解围，于是便想到找他做靠山。有他护着自己，别人想对付她，也会先考虑一下。

于是，她展开笑脸对卢荣胜说：“卢 SIR，这次得你帮忙，

真是感激不尽。今晚我请吃宵夜，不知道卢 SIR 肯不肯赏脸？”

芝芝是个靓女，她的媚眼与笑容，使卢荣胜心中一动，便说：“这只是举手之劳，有什么感激不感激？如果你有兴趣去吃宵夜，我必定奉陪。至于谁请客，等会儿再说吧！”

芝芝伸手挽着卢荣胜的臂弯，走进附近的一间夜店。吃宵夜时，两人还喝了点酒。

芝芝有所企图，当然是向卢荣胜大灌迷汤。芝芝的嘜功很厉害，卢荣胜是酒未醉人人先醉了。

芝芝能够在舞厅里走红，当然有着她的优越条件。她长得漂亮，媚俏中带着一股邪气，来到欢场消遣的男人，大都欢喜带有点邪气的女人。

芝芝的魔鬼身材，能够使男人看见了便吞唾涎。她那多姿的鱼龙衍曼，真能使男人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有日月星辰。

芝芝刻意奉迎卢荣胜，使这个男子汉大丈夫顿时觉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心甘情愿被芝芝的万缕柔丝缚住。遇到不须当夜更的时候，便来找芝芝，甚至坐在舞场里等候。

舞场的客人逐渐知道芝芝有一个“哥仔”，一来不想惹麻烦，二来也不想与差佬同穿一条裤子，于是，芝芝的伴舞生意一落千丈，一个星期难得有两晚被客人带出场。

芝芝因收入大减，同时又赌兴不减，弄得债务满身。

这晚，芝芝打扮得十分艳丽返回舞厅，经理以为她回来上班，便笑着对她说：“我们的皇牌转性了，那么早便来上班。”

芝芝却向经理瞪了一眼说：“谁说我来上班？我只是有急用，要向公司借钱。”

经理听见芝芝说要借钱，脸上的表情霎时便改变了，说道：“你还好意思要向公司借钱呢！这段日子，你都没有来上班，以前借下的钱也未还清。前债未清，免开尊口。”

芝芝说：“我只是借个小数目而已，这样的小数目，买盐不咸，买醋不酸，难道公司真的是一点人情味也没有？”

经理说：“你还好意思说公司没有人情味呢！你有没有想过，你向公司连续借过几次钱，都说在出粮时归还。而大小姐你却不上班，粮都没有，拿什么来还？”

芝芝却竖起眉梢说：“讲那么多话干吗？我只问你，肯不肯借？”

经理说：“我们替老细管理公司，也有一个原则。像你这种情形，就好像用肉包子掷狗，一去不回头的，我们当然不借。”

“好吧！不借就不借，那么啰唆干什么？”芝芝的面孔黑起来，转身便走出了舞厅，临行还丢下一句狠话，“你不要做得那么绝，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芝芝铁青着脸走出舞厅。她真的要还贵利佬今天的利息，如果没法偿还，后果不堪想象。

她在街上徘徊了一会儿，便打电话给卢荣胜，叫他下班来夜店。卢荣胜说，还有一个钟头便下班，一定会赶来夜店相会。

卢荣胜来到夜店，两人便吃喝起来。卢荣胜看到芝芝愁眉不展，便问她有什么心事。

芝芝说：“我今天等着钱还贵利，你可以替我想想办法吗？”

卢荣胜说：“你找个水鱼来，向他砍一刀，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那还要你教我吗？就因为我没有水鱼。”芝芝说，“胜哥，你真的要替我想想办法！”

“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想？上两次，为了要替你还赌债，能够借得到的地方，也都借到了。如今，差馆里的同事，看见我就兜圈走开，怕我向他们开口借钱。我的粮簿也押在贵利王那里，这个月的粮已被他们扣去了。”

“好吧，不要再说了。”芝芝狠狠地说，“你如今是见死不救！”

“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我如今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难道你真的要我拿着这把枪去打劫金铺吗？”

“算啦，你也说够了！”芝芝喝了一杯酒，“总之，我自己去想办法便是了。”

两人没有说话，都在喝闷酒。到了夜深，卢荣胜会了账，说：“回家去吧！”

芝芝说：“我不想回家，包租婆在家里，等着要我交房租。”

卢荣胜说：“好吧，我们找个地方过一晚。”

附近有间公寓，卢荣胜和芝芝走上去，要了个房间。两人此时都已有点醉意，进房之后，便拥抱着睡去。

到了翌晨上午八时，管房女工郑嫂上班不久，正在打扫公寓。

突然，她听到好像是几下汽车爆胎声从二〇六号房传出来，她被吓了一跳，却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由于昨晚不是郑嫂值班，她也不知道二〇六号房住的是什么人。女人的胆子毕竟较小，她不敢拍门询问里面发生什么事，只好愣在柜台里，一时间不知怎么办才好。

就在这时候，二〇六号的房门打开了，有个男人蹒跚地从房里走出来。

这个人赤裸着上身，下面穿着长裤，却赤着脚。左手掩着面颊，有鲜血从指缝间流出来，染得颈项和手肘都殷红一片，情形很是恐怖。

“你怎么了？”郑嫂吓了一跳，但她很快便镇定下来，想到刚才房间里的劈啪巨响，可能是枪声。面前这个男人，显然被枪弹打中了。

那人没有回答，却已站立不稳，郑嫂想上前扶他，却又不敢。

正在迟疑之际，男职员阿茂回来了，郑嫂立即叫喊：“阿茂，阿茂，快些来！这个人被枪打着了！”

“你说什么？”阿茂想不到公寓竟会发生那么严重的事。他看到那个男人满身鲜血，便走上前去把他扶着，回头向郑嫂喝叫：“快些打九九九！”

阿茂把这男人扶到沙发坐下，那个男人却支持不住，整个人跌进沙发里去。

郑嫂打了九九九，向着电话筒喊着：“这里有人开枪……什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死人！”

警察很快到达。因为郑嫂刚才在电话里说不清楚，警员以为匪徒埋伏在公寓里，而且持着枪械，大家都紧张。他们身穿避弹衣，持着冲锋枪，步步为营地走上楼梯。

郑嫂听到门外有声音，知道是警察来了，立即上前去把公寓的门打开。这下倒把外面的警员吓了一跳，幸亏他们都很镇定，没有向郑嫂开枪。

郑嫂大声对门外的警员说：“你们快进来，有人受了伤。”

几个警员连忙冲进公寓里去，向郑嫂喝问：“开枪的人在哪里？”

郑嫂指着躺在沙发上昏迷不醒的男人，说：“就是他！”

警员看到这个人满身鲜血，显然是被人开枪击伤，还以为郑嫂糊涂，又再追问：“我是说，那个开枪的人在哪里？”

郑嫂茫然，不知怎样回答。男管房阿茂说：“我刚回来，便已看到他是这个样子了。”

郑嫂补充说：“他是从二〇六号房里走出来的。”

警员着急地问：“二〇六号房里还有什么人？”

“我不知道。”郑嫂说，“因为昨晚不是我当班。”

“是我当班。”阿茂说，“有一个女人和他同来。”

警员再问：“那个女人呢？”

阿茂望着郑嫂，因为这个问题，郑嫂才能回答。

“我今早才返工，没有见过二〇六号房有人出来，也许那个女人还在房里。”郑嫂说。

警员立即叫郑嫂带路，准备包围二〇六号房。到了房门口，却是门户大开，房间里的情况，一眼便可看到。

房间里，完全没有动静。床上有个女人僵卧不动，她那把长发堕下床沿。

女人的太阳穴有鲜血流出，很清楚地见到弹孔。警员试探一下她的鼻息，虽是奄奄一息，却还有微弱的呼吸。

警员立即打电话通知警署，请派救护车来抢救。

在女人身边，发现一柄点二八口径的左轮手枪。

这支手枪上面烙有编号，是警方人员佩用。

枪膛内留下四颗子弹、两颗弹壳。说明曾发射过两颗子弹，一颗射中那男人头上，另一颗的弹头，可能留在女伤者的脑袋里。

救护人员到来时，看到女伤者情况危急，立即用氧气筒急救。过了一会儿，女伤者似乎有转机，眼睛微微张开，口唇也能活动，但说不出话来。

救护人员立即将女伤者抬上救护车，飞驰往伊利沙白医院，送往急救室马上抢救。延至下午四点，女伤者终于不治。

这里还该补叙一笔，当警员把注意力集中在二〇六号房那个女伤者身上时，回过头来，却不见了刚才躺在通道沙发上的那个男伤者。

这个男伤者就是卢荣胜，当大家进了房间查看时，他挣扎起

来，一步一拐地走出公寓，站在行人路边举手召唤的士。

一辆空的士停在他面前，卢荣胜的身体摇摇欲坠，无法进入车厢。的士司机看到这个乘客满身鲜血，吓得呆住了，连忙跳下车来把他扶住，问他是不是要去医院。

就在这时候，九龙城警署署长杜乐民率领警队赶来调查，看到这个血人，便上前查问。

卢荣胜掏出警员证，并说明自己是受害者。救护车恰巧在此时到来，署长看到卢荣胜伤势严重，立即吩咐救护人员把他送上车，赶往医院救治。

两个伤者被送走之后，警员继续在现场调查，向公寓男女管房阿茂和郑嫂录取口供。

一名警员在床边发现一张字条，开头一行写着：“谋杀后自杀”。后面写着：“世界上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我不想活下去，希望我们死后能在一起。”署名是芝芝。

警方查出用来行凶的手枪，就是卢荣胜佩用的警枪。除了手枪之外，警方还把一批证物带回警署，作进一步研究。这些证物中，包括那张染上大滩血渍的白床单。

警方将此案列为意图谋杀案，随后知会律政司署，交由法庭研究死因。

芝芝的遗体经剖验后，由她的父母认领，移往九龙殡仪馆治丧。出殡之日，场面冷清，包括芝芝的父母姐弟在内，亲友寥寥十余人，仪式草草完成，一具薄棺运往和合石坟场下葬。

六月二十五日，这宗意图谋杀与自杀案，在北九龙裁判署开庭审讯。卢荣胜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

他承认死者芝芝是他的女朋友，相识约几个月，时常同到旅店开房幽会。

当晚他和芝芝上床，习惯性把佩枪放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早晨，卢荣胜被枪声惊醒，同时觉得头部一阵剧痛，伸手摸去，满手都是血。

他看见芝芝右边太阳穴有血流出，伸手推她时，她已昏迷不醒。于是，卢荣胜推开房门，出外求救。

在庭审中，由拉云督察引导多名证人出庭作供，这些证人，包括公寓的管房、到达现场的警员、负责替卢荣胜疗伤的医生、替芝芝剖验尸体的法医和检查卢荣胜佩枪的军火专家。

据负责替卢荣胜疗伤的伊利沙白医院的李医生说，伤者左边太阳穴受枪击，幸而子弹仅在表面擦过，没有伤及脑袋，所以，留医半月便可以出院。

全部证供完毕后，由法官作综合陈词，并向三人组成的陪审团说明有关法律条例。陪审团裁定芝芝死于自杀，与他人无关，卢荣胜当庭释放。

少女陷阱

李萍、吴静霞、杨美媚和陈丽荷，同在一家电子厂做女工。她们年纪相仿，都是二十岁左右，性情也很相近，开朗活泼，所以彼此都很谈得来。在食堂里吃午饭时坐在一起，放工后也时常相约去逛街和看电影，感情比同胞姐妹还亲切。

最巧合的，就是她们都长得很美，厂里的人叫她们“四朵金花”。美丽的女孩子当然会惹来狂蜂浪蝶，工厂里的男人给她们写情书，或者约她们出外同游，她们都不屑一顾。四个人结成一条坚强的阵线，使那些野心勃勃的男士，无法逾越雷池半步。

工厂来了个新女工，叫做邝珍妮，年纪比四朵金花大两三岁。这个邝珍妮的样貌也不错，打扮入时，放工后换上了时髦的衫裙，简直就不像个女工，还以为她是摩登小姐呢。

邝珍妮和四朵金花很谈得来，一来是她的社会知识广博，能够讲许多外面花花世界的故事给她们听；二来邝珍妮的出手阔绰，在外面饮食玩乐，都争着做东道，有时还买些新款发夹、耳环之类的小东西送给她们。于是，这四朵金花便把邝珍妮当作是大家姐，许多事情都由大家姐拿主意。

邝珍妮做了几个月便辞工了。几个小妹妹都很舍不得她，问她为什么辞工不做。

邝珍妮说：“我就快要结婚了，男朋友催得很紧。”

几个小妹喜气洋洋地恭贺大家姐。邝珍妮虽然辞了工，但在